



银手镯

文 / 夏兴初 (四川)

母亲姓王，王婶也姓王。

母亲和王婶是同一批从城里下乡来的知青，一同分配到一个生产队，后来又都和当地憨厚贫穷的农村青年结了婚，没有返城。

母亲和王婶就被相同的命运默契到一起，两人成了情同手足的好姐妹。

一有空，母亲和王婶就相互串门，聊孩子，谈家庭，最后感叹自己的命运。

母亲对王婶说：“妹妹，命运这样安排，我们认了，但我们也是城里来的女人，你看城里那些女人们，那个不是金耳环、银手镯的，赶明儿我俩也买一只，把自己装扮一下，也不枉

做一回女人。”

王婶说：“是啊，姐姐，倒不说金耳环，我俩最起码也应该有一只银手镯吧。”

然而，在那年月，不要说一只银手镯，就是买一件新衣服都作难。

提起家庭的经济状况，王婶就苦笑一下：“就当咱们做个手镯梦吧。”

母亲也苦笑了一下：“好，就算白日做梦。”

但母亲和王婶一直都在做着这个梦。

后来，日子渐渐好过了，我也长大了。

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我把工资郑重地交到母亲手里，让她买只银手镯。

母亲拿着钱，高兴得流了泪。第二天一早，她兴冲冲地领着王婶往城里去。

下午，母亲回到家，却把钱如数还给了我。

看着一脸疑惑的我，母亲平静地说：“闺女，银手镯有些贵，我舍不得。”

那个周末，我二话没说，到城里买了只银手镯。

晚上回家，当我把银手镯给母亲戴上时，母亲用粗糙的右手反复抚摸着左手腕上的银手镯，哭了。

第二天，我叫母亲戴上银手镯去王婶家，给王婶看看漂不漂亮。

母亲叹了一口气，轻轻地摘下手镯，放进盒子里，并叮嘱我和父

亲不要在外面说她有了银手镯。

我疑惑不解，母亲说：“你王婶家目前还有些困难，现在我有银手镯，而她没有，你让我戴着在她面前炫耀，多伤人家的心呀。”就这样，母亲把银手镯压在了箱底。

日子如穿梭般过去。我经历几次工作岗位变动，十多年后调到了城里。居住在农村的父母亲老了，身体状况也大不如从前了。

磨破嘴皮，父母亲终于同意到城里和我一起住。刚要上车，满头白发的王婶急匆匆地跑来，她拉着母亲的手，热泪盈眶，接着从怀里摸出一个红布包，颤抖着打开，拿出一只银手

镯，对母亲说：“老姐姐啊，你一辈子都想戴上银手镯，你就把这手镯戴去吧，留个纪念。”

王婶正要动手把银手镯往母亲手上戴时，被母亲一把拦住了。她连忙打开箱子，从箱底拿出那只银手镯，小心翼翼地上。

王婶见母亲戴上了银手镯，自己也小心翼翼地戴上，然后攥着母亲的双手说：“老姐姐啊，我并不要瞒你，其实，女儿十几年前就给我买了银手镯，可我没戴。我怕我戴上了，而你却没有，伤了你的心。”王婶和母亲相拥在一起，喜极而泣……

罚站

文 / 钟定标 (广东)

小张今天有点着急，上班的时候，事情好像也跟着多了起来。按照上级领导要求，今天小张负责环市中路与新兴路十字路口电动助力车带头盔的排查工作。昨晚市电视台才通知，今天就排查，这样的工作是很艰巨的。这不，上班两小时，就拦下了九个人。这几个人站着排成队，电动车放在人行道上，太阳好大，好像故意嘲笑这些人似的。这时候，一个大妈开着一辆黑色电动车过来，她认识其中一个人，便停下车来问道：“在这站着干嘛？”那人说：“你快走走吧，人家在抓没带头盔的人呢。”大妈没听懂，把车子摆好，走上人行道去问。这时候小张过来了，一并扣下。大妈讨好地笑着说：“同志，我今天家里来客人，才跑这么远路来买菜，你行个方便，让我先走，等会客人来了有饭吃。”小张耐心地说：“阿姨，是这样的，从今天开始，为了市民的安全，交通局规定，凡是不带头盔的罚站半小时，你就好好地罚站吧。”“这，我要回去做饭呢，家里客人要来了……”不管她怎么说，小张好像没有听到似的叫她站好。

小张中午下班后，去市场买了一些水果，便急匆匆往新兴南路华府小区赶。

对象小李已经在小区门口等着，帮他提了一些东西。两人手拉手进去了。

到家，打开门，小李叫：“妈，我回来了。”厨房答应着，说：“还没好呢。”李妈妈手里拿着锅铲走出来，见到小张，整个人呆住了。小张发现她就是上午求情的大妈。顿时脸都红了。小张不好意思地说：“阿姨。”小李说：“妈，这是小张，在交警支队上班。”

“哦，知道了。”大妈转身就走。

这反常的举动，小李发现了，跟着去了厨房。

“妈，你这是怎么了？见到人一点也不开心，是不是不喜欢？”

“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还没做好饭吗？”

“不知道。”

“你男朋友把我电动车扣下，罚站半个小时，你这男朋友啊，真牛！”李妈妈笑着说。

小李没精打采地来到客厅。

小张说：“我当时是在执行任务，既然阿姨不高兴，我就先走了，下次再说吧。”说着，打开门就要走。这时候，李妈妈在后面说：“慢着，在我家就得听我的，一边站着，站半个小时。”

小张、小李面面相觑。小张站不是，不站也不是。

小李说：“妈，你怎么这样？人家刚上门你就……”

李妈妈哎呀一声：“我的菜糊了。”就急匆匆地去了厨房。

小张说：“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小张只好站，看着落地窗外，对面也有一栋高楼。

不一会儿，李妈妈叫小李去帮忙。

当菜摆上桌的时候，李妈妈看看站得笔直的小张，说：“过来吃饭吧，闺女就要交给你了，罚你站半小时不过分吧。”

神算

文 / 王子群 (河南)

先生这个称呼无论是现在还是古代都是一个尊称，能当得起这个尊称的只有三种人：教书的、治病的、算命的。

教书的如果教得好，会被人们尊重地称为夫子；治病的如果治得好会被人们尊敬地称为妙手；算命的如果算得好一般会被人们尊敬地称为半仙。

然而，有一个算命先生却自称大仙，因为他认为自己比一般算命先生算得好，一般算命先生被称为半仙，他如果再被称为半仙，那就跟别人没有差距了，而事实上他是比别人算得好。那怎么才能让人一下就知道他比别人算得好呢？最简单的办法当然就是与众不同的称呼。别人是半仙，他自己就是大仙！

既然是大仙，别人有求于他，自然不好说什么，就随着他，大仙的名号很快就叫开了。

有一天，大仙闲来无事，忽然想起人们的闲话来，说是算命的都是给别人算，没有给自己算的。大仙偏不信这个邪，他就是要给自己算一卦，好给别人看看，他大仙的名号并不是白叫的！

大仙轻车熟路，抽了签，又抛了制钱，还推了八字，结果都一样——他将于第二年三月十五日午时去世。

这个消息不脛而走，十里八乡都传遍了，一时

间大仙的名号更是家喻户晓，大仙给自己算命的举动无人不闻，大仙去世的时间更是妇孺皆知。

大仙的名号更加响亮了！

到了来年三月十五日这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时候正是春天，春暖花开，百花争艳，天气晴好，风和日丽。大仙自己呢？身康健，满面红光。像这种情况，既不可能发生天灾让他死于非命，也不可能出现人祸令他命悬一线。

宽敞的院子里，大仙在那把太师椅上舒舒服服地坐着，手里捧着紫砂壶，喝着香喷喷的铁观音，看着大门口、院墙上黑压压来看稀奇的人们，听着他们交头接耳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开始还能坦然面对，渐渐地心里不免有些打鼓，要是平安无事的话，风光了多年的大仙威名可就毁于一旦了。

再看看日头，将近午时，大仙迟疑了一下，只见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直奔厨房而去，一会儿拎着菜刀走了出来。

围观的人都惊呆了，不知道大仙是什么意思。

等了又等，看了又看，眼看时辰到了午时，一切都安安静静。大仙急了，突然举起菜刀对准自己的脖子一抹，顿时鲜血奔流，一命呜呼。

围观的人好半天才回过味来，齐道：“真是神算啊！”



清明上河图 作者 | 秋月

君子兰

文 / 谢金城 (湖北)

余清在小镇花圈店买了一个花圈，很不情愿地朝镇中走去。

刚才儿子余涛从武汉大学打来电话，说姚齐父亲姚文昨天突发心脏病去世，要他不计前嫌，前去祭奠姚伯父。

余清和姚文本是文友，经常在一起诗唱和，感情甚笃。

起因是两年前，余清接到儿子余涛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又喜又愁。喜的是儿子有出息，考上了名牌大学，愁的是这一万多元的学费还没着落。

这时，老友姚文来了，进门看见屋内那盆君子兰，张口就来一上联：“君子兰花君子爱，”

余清很快对出下

联：“女儿红酒女儿情。”

姚文赞道：“花花好联！”

余清说：“姚老喜欢这盆君子兰，就抱回家去喂！”

“那我就不客气了”姚文听后，抱起君子兰一看，惊叫道：“老弟呀，您这花盆可是个宝呢，竟然还是乾隆时期景德镇汝窑出的水仙盆呢，看这青花釉面，温润如玉！”

姚文说完从内衣掏出一张银行卡，递给余清说：“这张卡内有一万伍千元钱，算我买你这盆君子兰。”

事后，余清到古董行问乾隆水仙盆实价，答复为价值二十万元。从此，余

清就恨上了姚文，两年没有来往。

余清很快走进姚家灵堂，姚齐顶着孝服迎接。

这时，余清一眼认出屋内摆着的那盆君子兰，就是姚文从他家抱来的。他不解地问：“姚齐呀，你爸说这花盆是正宗的汝窑水仙盆，怎么还养着花呢？”

姚齐说：“余叔呀，这是后人的仿制品呢！”

“那你爸当时为啥还给我一万伍千元钱呢？”

“当时余涛要上大学啊……”

余清恍然大悟，一膝跪在姚文灵前，只闻得满室都是君子兰的馨香！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